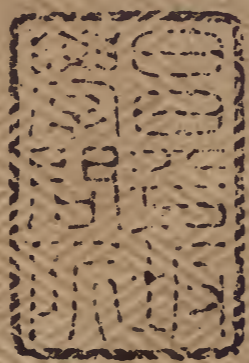


官板春秋大全



漢書門類			
四	九	〇	四
三	九	八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漢
七	九	書
五	〇	
函	三	
四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04
冊數	38	(27)
函號	275	3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傳傳大命之二十次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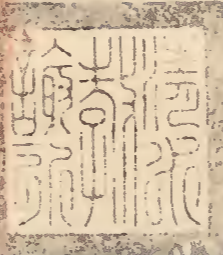
四年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二十五年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凌草文庫

襄公二

戊 靈王十年 晉悼十 齊靈十九 衛獻十四
 九 年 蔡景二 十九 鄭簡三 曹成十
 五 陳哀六 杞孝四 宋平十三 秦景
 十四 楚共二 十八 吳壽慶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

祖莊 加反 春秋大傳 二十六卷

左傳春會于祖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祖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杜氏曰吳子在祖晉以諸侯行會之故曰會吳祖楚地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祖水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一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為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亦傷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番陽萬氏曰春秋於楚未嘗殊會而獨殊會吳者蓋吳以周之同姓僭號稱王諸侯宗之以為會春秋苟不以殊會而外之於中國則是代宗周為天下之共主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音福又役力反

穀梁傳左傳晉荀偃士白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為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蕞父鞞重如役偃陽人格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鄴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革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狝於軍三日諸侯之師又於偃陽荀偃士白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杙出於其間曰女成三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遣女既勸君而與諸侯率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時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白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賜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殽宋公享晉侯於棗

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帝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釋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上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解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偏陽姪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本茲事仲尼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杜氏曰偏陽姪姓國高氏曰偏陽楚與國也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甚之故用而志之也陳氏曰以偏陽子歸不書宥偏陽子也以爲非其罪也悼公合十三國之衆而遂滅偏陽於偏陽子何說焉汪氏曰偏陽國及祖也皆在今沛縣及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祖蓋謀滅偏陽而通吳也吳既會祖必以兵同滅偏陽而春秋所書若會祖之後繼事以滅偏陽而吳不與滅蓋不以中國諸

侯從夷狄之主滅弱小之國也穀梁之言是矣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鄆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逐衛侯悼公之霸滅偏陽皆功不掩過此孟子所以謂五霸者三主之罪人也○廬陵李氏曰穀梁曰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注者言繼事之辭不加日時實吳會諸侯滅偏陽耻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然公羊注亦以爲惡諸侯開道強夷滅中國不知何據姑備一說

公室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杜氏曰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成也王氏曰此致前事者二事偶舉其可通者也會夷猶可因會夷而滅入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高氏曰以宋公受偏陽故也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罪不容誅也陳氏曰凡事專言帥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為帥也國自為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圍滅亦並稱帥師矣蜀杜氏曰春秋錄楚公子貞於鄭公孫輒之上所以懲鄭也廬陵李氏曰鄭之從楚未嘗不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之元年再見於成之十八年三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

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偏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靈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業求成於秦庶因秦之兵力共

攘荆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家氏曰諸侯惟宋勇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附錄

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將若之何子駒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楚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遠之孫崩獲鄭皇耳于大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圖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其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二士乎

秋晉人伐我東鄙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左傳晉人黜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汪氏曰晉
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永嘉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敗所以示義言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王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蓋霸主接諸侯之術也汪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鷄澤會成救陳盟戲會相皆序小邾子之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

侯國世子宜次於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已列於諸侯矣則齊光未誓於天子而可序於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紊周班而進之也况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實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駢公發作斐

善盜始此左傳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駢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駢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為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孫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

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音堵女父子師僕
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身
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
夫焉子西聞盜不敵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
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店羣
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蟠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
盜衆盡死侯音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翽司齊奔宋子
孔當國為載書以仇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
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
焚書以安衆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
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
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
也程子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按左氏鄭公子駟當國汪氏曰攝君事也發為司馬輒為

司空駢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
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
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汪氏曰陪伴也貳別也政之本也本強
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
里之難者矣汪氏曰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會夾谷
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
侯乃還又其次如蘭相如從趙主會秦主于渑池
秦主請趙主鼓瑟相如亦請秦主擊缶左右欲刃
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
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

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王氏曰

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陳氏曰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二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臣圖柄占甚者陪臣執國命矣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騫之罪也鄭成公卒之物諸大夫欲從晉矣騫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騫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騫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騫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騫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盜四始於此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騫之罪豈可以失哉蔽之耶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也書大夫則疑於衛蔡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曰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其大夫盜者冠賊之名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書其大夫此義甚精但春秋若欲書大夫獨不可依蔡侯申例而書曰盜賊鄭大夫其人乎故不書大夫之說程氏得之而所以不書大夫之說張氏得之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成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成之書曰成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外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存蟠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死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

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下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
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
而序故言成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
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
其曰鄭虎牢也鄭乎虎牢也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罪

諸侯也孫氏曰此伐鄭諸侯成鄭虎牢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

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

人不專土利辛苦墊隘汪氏曰猶委填也無所底告然後

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程子曰責鄭不能守故不

繫於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

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

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成焉猶前志也則可謂

以義服之乎故成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

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張氏曰罪諸

之寡謀前年成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

而勞諸侯以成中罷敵中國恃力逼小豈霸王服

入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罪之汪氏曰陳已服而

悼公命諸侯成之春秋書成陳著其人心不協保

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成虎牢
以逼之春秋書成鄭虎牢著其據地利以脅鄭而
反使楚人得以竊救患之名也是故成陳雖善而
後書陳侯逃歸則成陳為無功矣成虎牢雖未為
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為有罪矣故陳氏
謂凡成不書惟晉悼公之成陳鄭也特書之

聖

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蜀杜氏曰諸侯伐鄭而戌虎牢聖人於其伐而不與其戌也今書楚公子之救者所以疾諸侯也汪氏曰楚屢救鄭矣宣元年為賈二年闞椒成九年于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于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於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愛而知其惡懼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滑夏之蠻夷也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於侵暴則書楚人救衛晉悼公據險以阨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鄭皆所以備責霸者之不仁而見夷狄反有救患之善也既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著

商不謀夏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得鄭而棄陳悼公蓋感於諸大夫之言以為陳近於楚是以計近功而背入義急於此而緩於彼也○廬陵李氏曰虎牢繫鄭三傳亦不同公羊注與左氏通穀梁說無意義不可從胡氏蓋因下文有楚救鄭之書凡救者善則伐者不善故罪諸侯此義甚精而張氏責伯主寡謀之說亦發明得春秋特書三戌之義文曰陳氏曰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者也係之鄭者為鄭戌之也是故楚立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刑罰而繫之紀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此一說所謂為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拒楚者歟又曰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此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特書晉楚二救之義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附錄

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為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闢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旌之盟曰世世無失我若筆門闢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筆門闢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王室

巳靈王十有一年晉悼十一 齊靈二十 衛獻十五 蔡景三十 鄭簡

四曹成十六陳哀七 杞孝五 宋平十四

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 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及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平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傳作為也古者天子不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杜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車乘

以足成三軍季氏使車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管征之設利病欲驅使父已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知如是則三家不食其故而改作也孔氏曰如上所分則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役今之丁也邑今賦稅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又曰公徒

二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鄭氏曰大國三軍二萬

卒成數也宋子曰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七萬二千一人然盡用之是率國而行故其用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率其中以成數言故曰三萬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

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宋嘉呂氏曰孟氏
為臣季氏疆直歎盡無公室也齊氏曰周公封曲
阜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
萬則魯本有三軍後以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
臧為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軍舊屬公有事則三
卿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幼弱故分軍征各入已
也或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之封於魯
得用郊禘之禮故兩觀乘大路豈獨受二軍而已
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往自文宣
而下軍政廢壞不補其闕自此年以前因之三軍
皆屬於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
乘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專主一軍故請
於叔孫穆子欲重新整頓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
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三軍之數二也三子各
主一軍專其後邑而公無與焉三也故謂之作三
軍乎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年十四生於帷牆之
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始與晉悼異矣茅堂胡氏

曰是也魯自有三軍而謂作者變其法制爾先儒
為舍中軍所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說注
氏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太國三軍故
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
蓋是時軍政廢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
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
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
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
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強
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
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是三家三
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實欲
奪公室之兵為己私爾聖人不以作三軍係之
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木法則不
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
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
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
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
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
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

鑒也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
家氏曰析三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

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
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聖人
臣負固政虐之戒
○趙氏曰公羊云三卿也按魯
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穀梁又云諸侯一軍按
國有大小軍制當異周禮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
最為大國非一軍明矣
○廬陵李氏曰此條其制
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
家多從之但杜氏以為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為
三軍胡氏以為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
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重
故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如此
說則亦無碍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丘甲之
後四卿並將則魯未必止三軍
也當從胡氏舍中軍見昭五年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臨川吳氏曰因
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汪氏曰僖三十年亦四
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
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高氏曰魯不
當郊郊非禮也今不知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
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成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巳亥齊太子光宋向成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刻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邾六月諸侯會于此林師

于向右還次于穎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遂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廬陵李氏曰世子光屢以先至而進例悼公一時借以勸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所以易晉者蓋始於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蒲洛反
公穀作京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顧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益年毋壅利毋保茲毋留憲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歷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杜氏曰亳城鄭地汪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廬陵李氏曰悼公四同盟止此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面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

白黑玄黃設六王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觀正義此言則似亦可以同盟為觀禮之同盟姑存于此又曰炎子以戲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故啖說疑是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臨川吳氏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范氏曰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廬陵李氏曰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書法同然彼以服楚為大則書致伐者宜也此則未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疏以

柯陵為公不同乎伐鄭故以會為大此為楚強諸侯畏之故以伐為大此說亦強通以此為盟後更伐柯陵獨不盟後復伐乎以此為楚強柯陵楚獨不強乎蓋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只以常例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序績方以會至故兩書至伐以見其事之味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謂不一勞者不未逸也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

杜氏曰伐鄭而書尋同盟鄭與盟可知

復反又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

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

也高氏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故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敵而固與晉以托國焉故
毫之盟其載書曰或問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陪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

魚

此三駕之二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

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一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舟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獨師觸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十八晉侯以樂之辛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我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公羊傳此伐鄭地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杜氏曰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何氏曰中國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詞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此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續也王氏箋義曰書公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猶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之義也汪氏曰會于蕭魚與盟于召陵書法正同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霸之績然召陵則先書屈完來盟蕭魚不書鄭會者夷狄之服義必明著其請盟之跡鄭之服晉雖不著鄭會而書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宵於伐鄭之下則得鄭可知矣

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汪氏曰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待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入信杜氏曰不相儉也許氏曰斥度候望也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許氏曰斥度候望也也以望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汪氏曰昭四年會中鄭始從楚至哉誠之能感久也汪氏曰齊桓霸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東牲載悼霸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入強從不若待之以誠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而使入自服也而使人自服也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

春秋左傳卷之六

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

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鄭乃固與晉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劉氏曰春秋嘉善矜不能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嘉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且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宋居臣氏曰悼公再霸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驚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

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廬陵李氏曰晉悼二年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然悼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范氏曰鄭與會而服中國嘉之故以會致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也廬陵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

左傳鄭人使良霄木宰石奚如楚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至自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穀梁傳行人者釋國之辭也杜氏曰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讖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啜氏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襄陵許氏曰善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矣汪氏曰悼公之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成虎牢則公子貞救鄭亳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被鄭以病中國獨至於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師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家氏曰晉為秦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十有二年 晉悼十二 齊靈二十 衛獻十六 秦景二 陳哀八 杞孝六 宋平十五 秦景十六 楚共三十 吳壽夢二十 鄭簡五 曹成十七 鄭簡五 曹成十七 楚共三十 吳壽夢二十 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郕

郕台穀作命下同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高氏曰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昔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杜氏曰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公作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師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鄆莒邑也

高氏曰文十二年掌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為莒所取今復取之季孫因救

是無君也

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

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

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

何氏曰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宿遂取鄆以自益其

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

漢書馮唐傳上古王者

遣將也曰閫以內寡人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若在邦域之中而

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

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家氏曰宿

始繼其父即莒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牛甸以為己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為國也汪氏曰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

而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利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事雖有利而意則純乎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也廬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曾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忘公親救成乃至過而不敢蘇君弱臣強又可見矣○劉氏曰公羊云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而猶云云不亦感乎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言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代節師襄陵許氏曰晉悼服節柳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祔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蜀杜氏曰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孫氏曰不書葬者罪大惡重貶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庚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汪氏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貶之也廬陵李氏曰著楚之無能為也

附錄 左傳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
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不子求后於諸侯
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
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其公之
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魋之辱禮也高氏曰晉侯一
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趙氏
曰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
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附錄

左傳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
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辛 靈王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 齊靈二十二
丑 二年 衛獻十七 蔡景三十二
鄭簡六 曹成十八 陳哀九 杞孝七 宋平十六
秦景十七 楚共三十一 卒 吳諸樊過元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蜀杜氏曰公行必致危
乏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廬陵李氏曰左氏告
至例桓二年傳曰告于廟也桓十六年傳曰以飲至
之禮也此年曰書勞于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下禮則
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此亦一說姑存之

夏取邾

邾音詩
公作詩

左傳 夏邾亂分為二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
用大師為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邾者何邾之邑
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也杜氏曰邾小國任城元
父縣有邾亭高氏曰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
者內大惡故婉其辭也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
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邾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劉
氏曰左氏云凡書取言易非也春秋褒善貶惡難易

何足記乎汪氏曰公羊以邾為邾邑然不書伐邾則非邾邑明矣

附錄

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薨于縣上以治兵使士魴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魴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栾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栾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入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栾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身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寤安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祢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于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附錄

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二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弟詩曰不

甲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高氏曰防城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邾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廬陵李氏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城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成孫于防二十四年城孫自知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觀下年會向伐秦齊皆持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為疆事之備歟

附錄

左傳鄭良霄太宰石奩猶在楚石奩言於子襄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師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

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壬靈王十三年十有四年晉悼十四齊靈二十

寅三年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萬丑邁反公作萬後同

左傳春吳出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言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高公子務姜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

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
 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
 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尔無與焉與將執女對
 曰昔秦人與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侯惠公其
 不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胃也母是翦棄賜我南
 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
 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成焉於是乎
 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
 然譬如捕鹿晉人解之諸戎擲之與晉賂之戎何以
 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无乃實有所
 闕以擣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
 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无
 譽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禮梯也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
 而益敬其使杜氏曰魯使三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

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
 以督率諸侯樂哉伯業也向鄭地
 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

矣孔氏曰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為介禮之
 常也宿與若二卿會晉以卿為介晉為盟主亦
 列之於會於例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
 合書也魯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季孫宿

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

兩失之孔氏曰大夫為卿上介家氏曰內大夫未
 有三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備並行也

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三卿列會自哀公始大夫張也雖晉人輕其幣而

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高氏曰吳來
 大夫往會之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

楚亦相激而然尔重言會與會鍾離同任氏曰晉始汲汲於吳將以謀楚也鄭既服但使大夫會焉自是歷昭定不會進吳謀楚而吳由此霸去彼取此春秋何善焉汪氏曰卿使則大夫為介大夫使則士為介昭二十三年叔孫婁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媿卿而回大夫也今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霸業之衰也陳氏曰此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也其特書入何傳曰情也則不親事於會也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言公子而卒會言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苟偃來廩一爭而大還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霸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悼公為之也自是會壇淵晉趙武宋向成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吉不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於晉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

並列矣臨川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為吳謀楚然吳在尚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高氏謀伐秦之說或是

附錄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无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會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魯荀偃齊人宋人衛

北宮括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秦兵爭止此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鄆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昔人先濟鄭子蟻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之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蟻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棧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秦鷹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栾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蔣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栾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无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王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栾鷹謂士鞅曰余弟不欲

在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善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善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栾鷹沈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為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鷹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鷹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高氏曰春夏與師煩擾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汪氏曰晉秦七十年之兵爭彘兆於圍鄭怨結於敗穀禍稔於三戰大舉於九國之伐而終於此役蓋自文公之霸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聲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幾有晉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趙氏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善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書於伐秦攝也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

不為其小小幹舉情急生文○廬陵李氏曰左氏情攝之義趙子雖不取之然齊宋書人諸傳皆無成說以歸未命大夫又不當序衛鄭上現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列鄭知下則此非微者審矣姑從左氏

○已未衛侯出奔齊侯作衛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射不召而射鴻於圓二字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練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出與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祭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靈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立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已未子展奔齊公如郵使子行請於孫子孫

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郵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漣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真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橐也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撓社稷而戮在他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瘠臣亦不帥我增淫豈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志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貶辱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鱗以出或托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知等衛侯及其復也以知糧歸右宰穀

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嘯衛侯甯殖與之言聖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亦交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適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无入得乎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自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

史之文也劉氏曰仲尼作春秋皆刪撥太義不與衆史同也謂春秋即用舊史從史文從

赴告者皆謬妄矣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

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个主

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啖氏曰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

无乃掩姦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與矣不善之積莫非已招也个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墜以棄天

地之性乎故衛衍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

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杜氏曰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所以警乎人君者為

後世鑒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類也袁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

有若林父者矣鄭所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在太

義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劉已立矣而衍不名何耶劉以公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

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劉篡國而衍不名其不名也

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劉稱侯稱子者諱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家氏曰

春秋自林父出奔歸衛至入戚以叛林父之名氏十見於經且書不削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罪也廬陵李氏曰此年衛侯奔劉立二十年甯殖卒

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東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典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弒劉衍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又曰凡入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鄭突衛朔燕欵蔡朱莒庚與知益是也獨衛成公之奔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衛獻公之奔齊不名者歸功於弟鱄也及其復國則皆書名皆書復歸矣是

二公之書法正同也王氏曰王氏箋義云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十五年之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例蓋衍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劉之篡又非可以忽

黔牟例論故衍不名程子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正此類耳

附錄左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

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
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无師故舍之○師曠侍
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
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米民如子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受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
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
无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賦使師保之勿使過
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
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
輔佐也魯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
自主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
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商旅于
市百士獻藝故夏書曰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
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
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杜氏曰報入觀高氏曰莒自滅鄆之後四伐我矣是无晉也汪氏曰溴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
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
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
宜穀汪氏曰楚既不得志於中國故致怨於吳也

附錄

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
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
率舅氏之典慕乃祖考无忝乃舊敬之哉无廢
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甸宋華閱衛孫林父鄭

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閱音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
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使佚有言曰
因重而托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
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
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杜氏曰
定立剽威衛地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
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國
氏曰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又也高氏曰諸國
書卿明皆林父之侍也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
孫林父于會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其書于策則
晉大夫之党林父罪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
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家氏曰晉悼用師于鄭衛

循死會不往无後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
納衛君誅孫寤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
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
所甚惡也陳氏曰袁昭之際大夫无君之禍晉為之
也悼公之德衰矣汪氏曰會七國之大夫于賊臣之
私邑而定逐君之賊此晉之強家所為悼公末年怠
於政事惑於其臣而不之省也盧陵李氏曰衛侯出
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
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霸業盡喪矣荀偃親弑君
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
貳豈待假羽毛哉于戚之會諸侯無文當從張氏許氏
附錄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
必城郢君謂子囊忠君楚不忘增其名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
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卯 靈王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卒齊靈二
四年 衛獻十九殤公

剽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
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

二吳諸
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

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
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杜氏曰報二年前豹之聘尋于十
年毫之盟劉曾地袁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
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汪氏曰諸侯有聘無盟
聘禮也盟非禮也不繫國者向戌逐事之專不言公

見其仇也聘而遂盟已為非國况以千乘之君而降
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公尊如晉而及晉侯
盟長檇此霸主謙遜以懷諸國而非諸侯待鄰國本
夫之所疆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鄉不行非禮也公
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
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善此何以書計我也穀梁傳
过我故志之也杜氏曰官
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
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孔氏曰官師
中士下士也士而
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

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

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

也注氏曰天子不親迎也上卿逆而公監之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

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

天下毋上儀天王猶乾之有坤可不重欽祭公遂

有逆后而紀姜媵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苟蘭故

書逆書歸劉夏以土逆后而齊之歸女无違於礼

書逆故不書歸得礼者不書失礼然後書夫魯相

八年乃桓主之十六年魯衰十五年乃灵王之十

四年周衰礼廢婚媾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之

來劉夏之过我而書以示譏也

附錄 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

子馮為太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

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

連尹兼申基為官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

乎能官入官入國之急也能官入則民无餽心詩

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入也王及公侯伯子

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

司氏之乱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典師茂帥憲三月公孫

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典之良

司臣而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卜鄭人醢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曰遇魯地書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六年 三十四

遇公畏齊不敢至成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成
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
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今室卑弱已
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常山劉氏曰武備不
謹成邦見圍救惠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救成而不敢
進无惑乎三家之專魯也家氏曰魯本非弱國自季
氏專政務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公室之車甸卒
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卿莒交傷齊亦屢
伐魯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於內莫知所以
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廬陵李氏
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鞞戰之後齊兵不至魯
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衰矣
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曰此曠成不
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一此年及明年公
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无
備終則家
臣之恃強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置故也於是乎城成郭常山刘
氏曰向不能救成故成郭見壞而城也張氏曰先事
之无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
三家相党以備齊為名而以役之衆故其城罕固可
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郭蓋外城也蜀杜氏曰春
秋凡帥師而城者甚之也况此二卿以師城之其議
可知矣汪氏曰此言城郭
則凡言城其者非狃郭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張氏曰悼公卒政
逮大夫之微也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高氏曰邾
 貳於晉以與齊黨於莒故來伐襄陵許氏曰政在君
 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
 自文公失政大夫泄而竊國柄齊與邾言交
 伐其國不競甚矣元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襄陵許氏曰悼公之霸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
 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廬陟李氏
 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伏
 文衰之盛入國之明白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
 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
 君子之資乎不独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展陰以數

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
 復固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齷淺矣乃能忠厚
 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无輕逞鄭快
 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欽八年九合則勤於安身
 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
 也騶御知訓則教王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
 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
 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
 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
 无滅譚無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
 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
 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无邇盟乞盟之煩
 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
 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
 交一旅无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
 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
 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諸侯盟
 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

句傲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侵分何謹於諸侯而縱
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成陳之後以爲
有陳非吾事无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
於托鄭而批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
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
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暗於治
吳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附錄

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矯送葬○宋人
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手人子罕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
其宝猶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
請死也子罕與諸其里使子罕爲之攻之富而後
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糞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甲辰 靈王十有六年 **晉** 平公 虎元年 **齊** 靈
五年 **衛** 獻二十
二 蔡景三十五 **鄭** 簡九 **曹** 成二十一 **陳** 哀

十二 **杞** 孝十 **宋** 平十 **九** **秦** 景二十 **楚** 康
吳 諸
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杜氏曰 踰
二月而葬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渙梁 渙古
閔反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初
奚韓襄寮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
服脩官丞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渙梁命歸復田高

春秋左傳卷之六

氏曰為討知莒也知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杜氏曰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衍也二君皆稱衛侯汪氏曰高厚逃歸不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躄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杜氏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厚逃

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傳自曾以卞大夫不書舉小邾以包之何氏曰不重出地與雞澤大夫盟同義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

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

國之大事也臣氏曰會尚謀敗吳之楚伐秦報助

君皆關於夷夏君臣之故故曰大事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

與焉何氏曰蕭魚服鄭諸侯勞倦而大夫常行三委於臣而君遂失權是列國之

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

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

何氏曰贅繫屬之辭旒旒旒以旂旒喻前者為下所執持而大夫張亦宜矣夫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

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

廢趙籍韓慶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

通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王命趙鞅之曾孫籍韓不信之玄孫慶魏曼多之玄孫斯皆為諸侯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共廢晉

靖公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廬氏曰諸侯之大夫自盟君各在會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

不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

待後世之意也朱子曰五霸既衰溴梁之會諸侯

不好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

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陳氏曰文十

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

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頌氏曰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

扈志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
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孫氏曰雞澤及陳袁
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之
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于溴梁則又
甚矣溴梁之會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
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
季氏集義曰雞澤上序諸侯而言盟則諸侯既盟矣
後言大夫繫於諸侯非大夫之專盟也今此序諸
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大
夫諸侯失政而何耶汪氏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
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
之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
大夫又盟然猶受命而盟袁僑也溴梁之盟則諸
侯皆在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
盟則諸侯不出而大夫自為會盟矣然經於此年
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
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
晉平即位十年之間七合諸侯溴梁祝柯潭淵商

任沙隨兩夷儀是也於斯時也苟能攬權以挈政
統明義而感人心則霸功之盛不惟可以繼悼公
之業而且可以踵桓文之跡矣奈何首事之初即
以天向之柄授之大夫而討罪服貳又紊於義是
以溴梁則高厚逃歸而執知莒二君不歸京師且
不能復魯之侵田平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
服遂以無功潭淵雖獲齊成實以齊莊欲求好於
諸侯非誠服於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沙隨
錮察氏而反召盈之亂國夷儀將以伐齊卒受弑
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
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於縱權於下世卿強家黨
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霸政之隳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係盟既書齊
盟扈書晉猶係於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僑盟宋
稱諸侯猶繫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穀胡氏
陳氏皆得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言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何氏曰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劉氏曰稱人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晉人知莒邾之可以討而不而已之不可討也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所以非伯討也高氏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

世子仇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

高氏曰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甲午地震

梁堂胡氏曰漢安帝時京師地震其日戊辰揚震以為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近臣恃權喻法之象也是秋齊侯伐北鄙圍成明年又圍桃高厚又圍防魯之北鄙連歲受兵震恐甚矣地動之交殆為是發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驍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榭林東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察鷹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襄陵許氏曰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也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陳氏曰鄭非主兵也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巳是故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王中國則書會陳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列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非也諸侯與諸侯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禮陵李氏曰士毅主垂隴趙盾主新城而書會宋荀偃

主伐許而書會鄭其事也陳氏許氏得之左氏非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作圍成

左傳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姪勇夫之以羸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高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郭今春再伐我至是又圍成甚之也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

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此執事之聞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坊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乙 靈王十有七年 晉平二 齊靈二十六 衛獻二十一 瑒三 蔡景三十六 鄭簡十 曹成二十二 陳哀十三 杞孝十一 宋平二十 秦景二十一 楚康四 吳諸 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怪苦耕反公穀作瞞音閑

宣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為悼公孫氏曰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救之也苦亦如之

宋人伐陳

左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甲里宋也高氏曰七年鄭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誅也盧陵李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篡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與於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晉命乎書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之侵蔡獲爰矣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斃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而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趨于晉注

氏曰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惡者也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蓋亦內自省耳乃披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惠無辭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

我北鄙圍防

桃公作桃高厚
上無齊字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城紇于防師自陽關逆城孫至于旅松郟叔紇滅疇滅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城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代快其傷而死杜氏曰桃魯地并縣東南有桃虛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

恃衆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弒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亦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恨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累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襲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癩狗癩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遠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為齊故也杜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薛氏曰乘齊之圍報執之仇也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媿之脩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王氏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魯鬼于紅華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附錄

左傳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詭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拂其丕勉者曰吾濟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詭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羸縗執紼經帶櫛管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丙 靈王十有八年 **晉** 平三 **齊** 靈二十七

午 七年 **衛** 獻二十二 **殤** 四 **蔡**

景三十七 **鄭** 簡十一 **曹** 成二十三 **陳** 哀十

四 **杞** 孝十二 **宋** 平二十一 **秦** 景二十二 **楚**

康五 **吳** 諸樊六

春白狄來

左傳春白狄始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

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則諸侯雖善其交

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

者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

汪氏曰譯釋也猶言曉也以此彼此言蓋相曉釋而通之也重疊也通譯其言至於九變而始達中國

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

蚤傳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

質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考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

周公歸之於王稱先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王神致薦于宗廟

君乎守藩之臣乎高氏曰春秋書白狄於是焉止書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汪氏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以訓于王蓋夷狄豈可

以禮義相接哉中國因其來而自知所戒以禮義外之可也若漢光武之謝絕西域則所謂以禮義外之者也

廬陵李氏曰不能行朝禮之說公羊及范氏杜氏皆同而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者正

朔不及夷狄豈責以行朝禮哉苟為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暮亦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盭

為曹故也穀梁傳衛行人石買於上也杜氏曰因其為使執之故稱行人

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備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

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張氏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為金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以不得為伯討而况於兼而有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向圍齊齊侯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王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王二鼓而禱曰齊環姑待其

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曹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戮之沈王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將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折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曉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施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馳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焉之聲樂齊師其遁邪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太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厲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有兩矢夾腦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

遷取其表顧曰為私誓州韓曰有期日乃弛弓而自
 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於甲面縛坐
 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曾衛請攻陵已卯荀
 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索盈以下軍克郭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
 雍門之莢范鞅門于雍門其銜追喜以戈殺大子門
 中孟莊子執其耜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
 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
 郭比郭范鞅門于楊門州緡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
 門中以枚數圍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相馬
 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
 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穀梁傳非圍而曰圍齊
 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
 病矣程子曰書同
 圍見諸侯之惡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

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王杜氏曰神主民也肆

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薛氏曰

會齊侯傲然自肆非世主則其卿大夫也於諸侯之
 事蓋未之謹也六年威萊十五年伐魯圍成十六
 年兩伐北鄙十七年異道圍桃及防今夏大舉未
 始不身親之也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
 四圍邑又縱躬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
 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諸

侯所共惡嫉故同心而圍之也杜氏曰齊數行不

之陸氏曰齊昔盟主數伐小國諸侯同心圍之故
 特曰同圍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
 侯同心夷齊也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
 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同心

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

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在

反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

家氏曰或謂鞏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

與也今晉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曰事

有以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為

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

伐齊則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

侯以問齊人懸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為

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

舊史者也汪氏曰于鞏以四國及戰而不書伐則

與晉可知知會于魯齊同圍齊而經不書地會則與

于多伐鄭異矣陳氏曰同圍齊不但晉志也自圍

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无與於諸夏

之義矣○劉氏曰穀梁云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

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也○劉氏曰

穀梁云閔之也非也是亦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陽豚尹宜告子庚

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

位於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

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向子庚歎曰君王其謂

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

信史也若未圍而言

圍豈得為信史哉

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
 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
 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十子知子
 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
 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馬公子格
 帥銳師侵費滑齊靡敵于雍梁右回栴山侵鄭東北
 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
 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斃盡晉人聞有
 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
 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薛氏曰楚公子午之
 伐間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无成功黷武而已
 矣廬陵李氏曰此蕭魚
 之後楚兵又至鄭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慶應

